

研究旧约叙事文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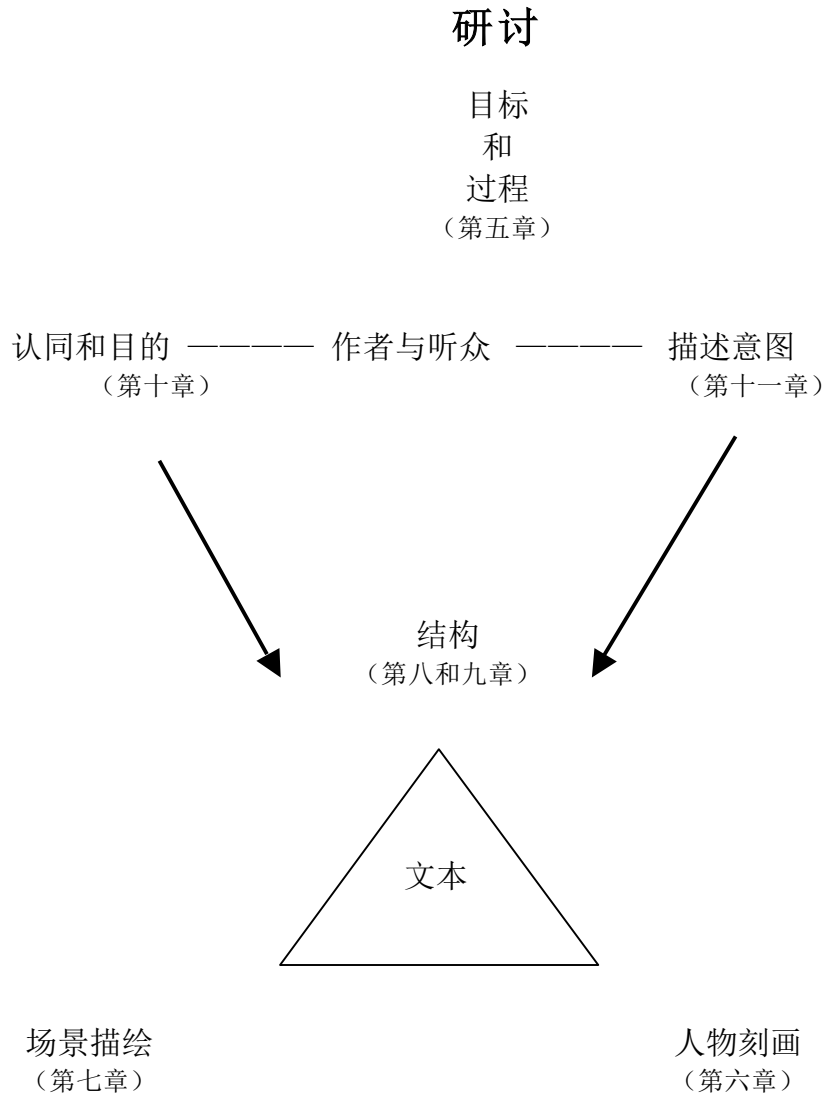


图10 第二部分的大纲：研讨

概述

在本书第一部分中，我们探讨了圣灵预备信徒诠释旧约叙事体的一些重要方式，这当中包括了：基督徒的个人人生，群体互动，和对圣经多视角的领受。这些构成了释经步骤的重要一环，对其我们越加关注，便能越好地理解旧约叙事。

在本书第二部分中，我们将研究旧约叙事的原初含义，探讨最初圣灵在古代的历史背景中启示旧约叙事，所要传递的信息。

研讨经文的原初含义是一种极其复杂的过程，我们将从设置研读的目标作为开始，并提出几个研读中需要关注的重要参数（第五章），之后在探讨旧约叙事文本具有的一些特征：人物刻画（第六章），场景的描绘（第七章），单个情节（第八章），以及大叙事结构（第九章）。第十和十一章将着重于探讨旧约叙事的作者和读者，第十二章将对各篇主要由叙事组成的旧约书卷做一个综述。

这一部分所学到的各种方法，将为我们提供一种总体性研读框架，从而帮助我们更深刻地认识旧约叙事。

研读的取向

当考古学家考察遗址时，他们面对着很多困难。除了挖掘本身的艰辛外，风雨和酷热也会分散他们的注意力以致让那些有经验的研究者都可能错过重要的发现。为了保证考古挖掘能最终成功，考古学家必须将注意力集中在考察对象之上，小心翼翼地处理好每一个通往目标的步骤。

在本书的这一部分中，我们会通过研究在旧约叙事的历史背景来挖掘旧约叙事的原初含义。在这种探寻的过程中，我们会发现有许多问题很可能轻易地将我们的注意力分散，如果我们要想达成目标，我们必须对要去实现的目标有一个清楚的概念，并对那些能帮助我们达到目标的过程密切关注。

我们将以两个问题为入手点来展开我们对旧约叙事的研读：1) 研读的目标是什么？
2) 怎样的研读过程会帮助我们达成此目标？

研读的目标

有这样一段讲道学老师和学生的课堂对话。学生首先以创世记一章一节来宣讲上帝永恒的属性，接下来老师问学生：“用一句话告诉我你对这段经文含义的理解。”学生立即回答道：“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上帝是永恒的。”

“不对，”老师直言不讳道，“你误会了它的意思，它实际要告诉我们上帝创造了一切。”

“我想它两者兼有。”学生辩驳道。

对此，老师言辞激烈地告诉这位学生：“不可能，每段经文只可能有一个含义。”

每个神学院的学生都经历过讲道学课程的折磨。等待轮讲时，每个学生都像临刑前的囚犯，因为不论你讲什么，老师总是能找出一些不对的地方。然而在挖掘旧约叙事的含义时，以上这段对话却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研读的目标是什么？对于确定的经文，我们是在寻找一个含义，还是多个含义？

多值性 (polyvalence)

一天下午约翰来到市区，他忽然看见有一张小纸片被风吹到人行道上，他拣起来一看，上面写着，“寻求帮助！”约翰认字没问题，他知道“寻求”和“帮助”这两个词都是什么意思，所以一开始约翰认为他知道这纸片上的字是什么意思。

但是突然两个陌生人向他走来，第一个人指着一辆飞驰而过的汽车说，“我看见这张纸片从那里扔出来的，有一个小男孩被拖进那辆车时扔出了这张纸条，因此你最好去报警。”

这时第二个人插话道，“别听他的，这张纸片是我写给我朋友的，我不小心把它弄丢了。我的这位朋友病了，我想要他去寻求一些帮助。”

这时约翰完全糊涂了，这张纸片到底说的是什么呢？它是一条求救的信息，还是一个友好的建议？约翰不能确定。于是他把纸片揉成一团扔到人行道上，很生气地说“我不知道该做什么，这张纸片上的话可能的有无数种意思。”

历世历代以来许多旧约叙事的研读者都与约翰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他们以各种方式指出圣经经文是多值性的，它具有多重含义。

在宗教改革以前，大多数释经者都认为旧约叙事有多种含义，在主流的拉比式解经中，他们都认为每段经文有多重含义。¹斐罗（Philo）对灵意解经法（allegorical）的随意使用，推进多值的解经方法。²亚历山大学派（Alexandrian school）的代表人物：克莱门特（Clement）、奥利金（Origen）、安波罗修（Ambrose）等人也强调经文的多重含义。³

到了托马斯阿奎纳（Thomas Aquinas, 1225-1274）的时代，中世纪的教会已普遍采用约翰·卡西安（John Cassian）的四重释经方法（Quadruga）⁴。这种方法强调了经文作者意图的重要性，但同时指出一段经文的含义远超过其字面含义（literal sense）。

对此斯坦梅茨（Stenmetz）作出了如此的结论：自从约翰·卡西安的时代，教会接受了圣经经文四重含义的理论……（超过字面解经]寓意解经（allegorical）教导了有关教会和教会所应当相信的……借喻解经（tropological）教导了有关个人和个人所应当做的…灵意解经（analogical）指向未来并照亮圣徒的盼望。⁵

总体而言，相信圣经是上帝所默示的便意味着要承认早期和中世纪的这种经文多值性观点。因为上帝是圣经首要的作者，所以圣经具有许多超越其人类作者原意的含义。奥古斯丁的话总结了宗教改革以前主流的观点，他说“同样的经文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理解，上帝借着圣经所赐下自由并丰富的供应再没有比这个大的。”⁶ 对上帝是圣经作者的强调让大多数宗教改革以前的释经者确信旧约叙事是多值性的。

1
2
3
4
5
6

经文的多值性在今天仍然得到了广泛的认可。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当代的观点更多的是基于一个不同的考量：语言本身的内在多值性。⁷从许多方面来看，当代释经学中这种观点的根源可以追溯到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他提出一段文字的语言只能发挥有限的功能，它设定了可能含义的参数，但在这样的边界内同样的文字可以意指许多含义。⁸单看一个文本，不能保证读者可以获得足够的信息去确定其具体的含义。而确定某个文本的含义需要人们在文字以外探索作者的心理经历。⁹

今天大多数研究文学和圣经的学者都认同单靠语言不能确定某个文本含义的观点，这意味着如果我们没有其他的参照，同一个表述可以指向多种不同的含义。但在某些圈子中，施莱尔马赫对作者意图的强调已经被读者的理解所取代。¹⁰按这种观点，一段文字的含义是由读者的意识形态取向所决定的。¹¹当读者从不同角度看一段经文时，便可以对其赋予不同的含义。正如维狄希（Wittig）所说，“弗洛伊德和荣格的心理学，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理论以及结构学和符号学（semiotic）能在一部著作中找到各自不同的地位，它们以自身稳定的解释体系，对一部著作形成了各自的诠释哲学和方法论。”¹²这类观点在最近非常流行。¹³

历世历代以来无数的释经者都认为圣经经文是多值的，早期释经者的观点是基于上帝是圣经作者的预设，而当代的观点更多诉诸于语言本身的内在多值性。无论何种情况，按这些观点释经者都需要在旧约叙事中找出多重含义。

单值性（univalence）

不同于古代或当代对多值性认定，有些释经者认为是圣经单值性的，即一段经文只有一个含义，那正是原初的人类作者所意指的。单值性的观点与我们许多日常生活的经验相一致，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都承认我们所表达的只有一个含义，即那个我们希望它去表达的含义。

乔伊正打算出去玩，这时他妈妈对他说“我希望你穿上鞋。”可是乔伊依然光着脚出去了。几个小时后回家的乔伊在门口被他妈妈拦住，妈妈对他生气地说“我想我已告诉你穿上鞋！”然而乔伊却理直气壮地反驳道，“没有，你当时只是说你希望我穿上鞋。”“对，”妈妈承认道，“但你知道我的意思！”

乔伊牢记住他妈妈的话并通过自己愿望的模式来解释它。从技术层面上来说，他这样做是正确的，妈妈确实说她希望乔伊穿上鞋。这句话本身并没有排除乔伊的解释，在特定的处境中，它完全有可能与乔伊所理解的相一致。然而，乔伊的妈妈却坚持说自己所说的应按乔

7
8
9
10
11
12
13

伊知道她所意会的来理解。她的目的确定了她所说话语的含义。她意思是要乔伊穿上鞋，乔伊也应该按她的意思去做。

在大多数谈话中我们都是这样认为的。不明白朋友的意思时，我们便会问“你说的是什么意思？”当有人误会我们时，我们会说“不，我的意思是...”我们通常都会认为一个陈述只有一个含义，即说话者想要表达的含义。

正如我们之前看到的，在宗教改革以前大多数的释经者都相信旧约叙事有多重含义，其中有一些是无法通过一般的阅读能体会到的，释经者要想明白其中的含义需要圣灵特别的光照。对于谁有权柄可以获得这些独特的见解，罗马天主教会给出了直截了当的回答：上帝赐下特别的光照给教会的领袖阶层，唯有蒙光照的祭司阶层才有理解圣经的特权。¹⁴

为了回应这种思潮，改教家们强调字面含义（*sensus literalis*）为一切解释的规范。正如加尔文对加拉太书 4 章 22 节的注释，“圣经的真正含义（*verum sensum scripturae*）是自然的，简明的。”¹⁵

圣经唯一明显含义的规范性在重要的新教释经学作品中一直占据着核心的地位。¹⁶威廉·阿穆斯（William Ames, 1576-1631）明确地指出：“圣经的每一段经文只有一个含义。不然的话圣经的含义不仅是不清楚、不确定的，甚至可能是毫无含义的。这是因为任何没有一种特定含义指向的表达，必然是毫无含义的。”¹⁷

这种观点为十七世纪的学者所广泛接受，以致它被列入到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之中。每段圣经经文的完整含义“不是多重的，而是唯一的。”¹⁸

麦克弗森（Macpherson）认为这个信仰告白代表了十九世纪的正统神学的主流：“为了避免在上帝启示的内容中制造出颠覆性混乱，我们必须坚持圣经只有一种含义的观点，那就是经由对经文本身仔细研究而得出的字面含义。”¹⁹

许多当代福音派基督徒再次确认了每段经文只有唯一含义的重要性。伯克富（Berkhof），兰姆（Ramm），尉克勒（Virkler）和米寇森（Mickelsen）是高举这种传统观点的几位代表人物。²⁰凯瑟（Kaiser）是近年来站在传统单值性观点上进行辩护，立场最为鲜明的辩护者，他非常倾向于赫尔胥（Hirsch）的观点²¹，强调避免圣经不确定解经的唯一途径是找出“作者的真正意图”，唯有它才是经文的含义。²²凯瑟如此说：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圣经这样的文学作品只能有且只有一个正确的解释，这个含义必须由人类作者的真实意图所确定；否则所有的释经的结果都值得我们给予同样的关注，它们在说服力和正确性方面也没有区别了，这将导致没有一个含义比其他的含义更有效，更真实。²³

经文单值性的观点在当代福音派基督徒中影响非常深广，甚至出现在《圣经释经学的芝加哥宣言》中，“我们确信每段圣经经文所表达的含义是唯一的、确定的、不变的。”²⁴

与宗教改革对明显含义的关注一脉相承，今天大多数福音派基督徒视经文含义是单值性的，每段经文只有一个含义。按这种观点，解经研读的目标是要去发掘原初作者希望去表达的唯一含义。

含义与完全值 (meaning and full value)

以上观点哪一种才是正确的呢？一段经文只有唯一的含义还是有多重含义呢？近年来因为一些福音派基督徒对“含义”一词作了更加广义的使用，超出了新教传统的范畴，这种作法造成了很大的混乱。他们以各种方式指出一段经文有多种含义。²⁵这些经文含义的变化造成了一系列的复杂性，同时这也引发了人们对于唯一规范含义的传统重新进行审视。²⁶

对此，许多基督徒提出了这样一个严肃的问题：如果一段文字有多个解释，我们如何才能恰当地理解它？如何区别正确与不正确的解释？如果经文的含义并不局限在作者的原初意思上，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将漂泊在不确定性的海洋中？²⁷

为了避免这些难题，我们将肯定传统的单值性观念，与此同时，我们将区分出一种经文的完全值。在本书中我们会涉及某个叙事的原初含义、圣经阐释、合理应用和其完全值。我人为地区分出了这些范畴，它们虽然在某些方面有着重叠，然而它们却让我们避免了在对旧约叙事的研读中所可能出现的混乱。

原初含义 (Original meaning)

我们将一个叙事含义原初含义视为其含义最基本的层面。原初含义是一段经文在其原初作者和读者的处境中的含义。为什么作者会写下这一段？作者叙述这段经文的目的是什么？因为这个处境是圣灵最先默示并以人类语言写下圣经的参照系，所以原初含义是所有其他释经工作的规范。但我们要记住原初含义并没有穷尽某段经文的内涵。

圣经阐释 (Biblical elaboration)

23

24

25

26

圣经阐释也是某段经文含义的一个层面。这种阐释包括所有圣经中对这个叙事的表述。圣经如何提到这个叙事的？阐释可能针对于整个叙事或只是其中一部分，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关涉到这段经文。

无论什么情形，圣经阐释总是真实可靠的，它们绝不会与经文原初的含义相抵触，因为上帝是它们最终的作者。但圣经阐释常常超出了原初的含义，提出了某段经文在原初作者写作时代被隐藏起来层面。此外圣经阐释也没有穷尽某个叙事所有的含义，它们也只是代表了某段经文部分的含义而已。

合理应用 (Legitimate application)

合理的应用是圣经叙事含义的第三个层面。经文的应用来自于那些没有接受圣灵默示的释经者过去、现在和未来从经文原初含义和圣经阐释中获得的适当理解。这个叙事是如何被应用的？它在今天应该得到怎样的应用？它将如何应用于将来？人们提出各种不同的应用有着一种不断改进的趋势，因为圣经应用并不是上帝无误默示的。但只要应用是正确、合理的，它们便构成了叙事含义的一个层面。

完全值 (Full Value)

我们将某段经文的全部潜在含义称为其完全值，即它合理应用的总和，包括这包括经文的原初含义、所有的圣经阐释和每一个合理应用。²⁸在这种含义上，完全值包括了对一段经文上帝所认可的各种应用。信徒的最终目标是认识并应用上帝希望他的子民从旧约叙事中所得到的这一切。²⁹为什么圣灵让这段经文被写下来？上帝对他的子民的心意是什么？每一次我们发现任何经文的原初含义、圣经阐释与合理应用时，我们就发现了这段经文完整值的一部分。

总而言之，旧约叙事的原初历史含义是经文完全值的向导，虽然圣经阐释和合理应用可能会超越圣经作者当初的意思，但它们从不与之相抵触。因此如果了解旧约叙事的完全值，我们必须从探讨其原初含义开始（见图 11）。

旧约叙事 原初含义 圣经阐释 合理应用 完全值

图 11 探讨的目标

27
28
29

研读的步骤

将注意力集中于旧约叙事的原初含义，这是我们探讨旧约研读步骤的基础。为了找到经文的含义我们应该考虑哪些方面？通过什么方法，我们可以发现经文不变的规范性含义？接下来我们将要讨论三个基本的问题，从而为旧约研读设定好的一系列参数：*原初含义的多重控制*、*原初含义的多重角度*以及*原初含义的多重总结*。

多重控制

交响乐的演出受各种因素的影响：指挥家指挥着乐队、乐谱引导着表演者、每个成员演奏着他们的乐器、听众通过他们的掌声所给予鼓励、甚至演出的物理环境也会产生重要的影响。这些和无数其他的因素决定了一场交响乐音乐会的质量。

旧约叙事的原初含义也是通过许多因素而确定的。从福音派的角度，最终控制经文原初含义的是圣灵，每个旧约叙事都是上帝在启示他自己。然而上帝也使用许多被造的器皿作为经文次要的控制因素，那么这些控制因素是什么呢？

索绪尔所著（Ferdinand de Saussure）《普通语言学教程》为近期许多相关题目的研究打下了基础。³⁰索绪尔对含义研究最重要的贡献之一是他提出了具体语言表述—*parole*（言语），以及说话者与听众所共享的语言学惯例—*langue*（语言）之间的互动关系。索绪尔如此说：

语言 [*langue*] ……被社群中所采用，它是社群个体之所以能够运用语言的必要惯例的集合……言语 (*parole*)是讲话的执行层面……它是一个单独的行动。³¹

索绪尔认为言语 (*parole*) 取决于说话者与听众沟通的语言 (*langue*)。讲某种特定语言的群体共享一套有弹性，但却一致的语言学结构。每当他们交流时都遵守这些惯例。

我们会按照他所提出的模式来考察经文原初含义三个主要的控制因素：文本、作者和听众。如果只有圣经的文本，我们无法发掘出某个叙事的含义，文本只不过是一种言语 (*parole*)，因此我们还必须考虑作者和读者的所共享的语言 (*langue*)。

许多解释者都认同这三个控制因素³²，虽然他们有时并非等量齐观地强调这些因素。过分强调作者的意图是理解叙事含义的关键，这种作法也许可以被称为“意图性错谬” (*intentional fallacy*)³³；只是坚持说通过文本就足以发现经文的含义，这种方式可被称为“图

30

31

32

33

像性错谬”（graphic fallacy）³⁴；而将经文含义视为是对读者造成的影响，这种偏颇可被称为“影响性错谬”（affective fallacy）³⁵。我们应当对三种经文含义的控制因素给予平衡的关注，从而避免种种极端作法的出现。

我们总会以不同的方式对这些控制因素予以考察。对一段经文，如果我们不研读其文本，我们就无法理解它的含义，我们对经文含义的研读可能只是粗线条的，然而对于认识经文的含义，我们必须对经文的文本有一定的认识。与之类似，我们或许对作者没有给予太多的关注，但我们总会对作者的情况设定一系列前提，如相信作者有一定程度的语言能力、智力和对生活的认知。同样，我们或许不会很深入地去了解当初的读者，但我们会通常相信读者能够了解经文的基本内容，并与之有一定的相关性。无论是对于字条、信件、文章、叙事或书籍的含义，我们都在不同程度上思考着以上三种含义的控制因素。

我们可以通过几个释经的例子来认识这些控制因素的重要性。圣经作者对旧约的文本极为重视，他们对其有细致的考量，有时他们会使用旧约文本中特定的表达（加 3:16-18；罗 4:18-25）。除此以外，他们有时会把自已的释经与旧约原初的作者和读者联在一起（代下 36:22；尼 1:8-9；但 9:1-3；太 22:44-46；徒 2:26-36；彼后 3:15-16；来 4:6-11）。圣经作者对经文的各个控制因素强调的程度因情况的不同而不同，然而圣经向我们表明当我们探讨旧约叙事的原初含义时，我们需要全面地考虑这三个控制因素。

多重角度

许多人喜欢去体育场看球赛，现场的氛围常常令人无比激动，然而在现场我们只能从所在座位的角度来看比赛，在这种含义上，看电视转播的球赛相比而言就有其优势，它能让你从一个角度看过去之后，通过重播从前后左右不同的镜头再次欣赏之前的比赛片段。这些不同的角度所构成的画面超过了观众席上单角度的画面。不消问许多人都会认同这种观点，我还见过有球迷把便携式电视带到球场，一遍看比赛一遍看电视转播呢。

与之类似，在释经过程中对经文仅从单一的角度来审视会使我们对其原初含义的理解被局限。作者、文本和读者在诸多方面都有着互动的关系，作者的意图影响着读者，读者的需要会影响文本，文本达成了作者的交流愿望。这三者相互之间的互动关系是复杂的，³⁶ 学会从不同角度审视这种互动，将让我们获得一种宏观的认识，从中我们可以认识到圣灵最初通过这些叙事要向上帝的子民传达怎样的信息。

我们应采用什么角度去把握作者，文本和读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呢？这里提出三种基本的角度，它们将帮助我们做到这一点：*纵聚合的角度*（paradigmatic），*横聚合的角度*

³⁴
³⁵
³⁶

(syntagmatic) 以及语用的角度 (pragmatic)。³⁷ 这些角度彼此之间有着很深的关联度，对此我们可以从很多方面可以去讨论。但为了简明起见，在这里我们只通过三个基本问题来对其进行思考：纵聚合的角度提出的问题是作者选择说了什么；横聚合的角度问的是作者是如何安排各部分内容的；语境的角度问的是作者为什么写这些内容给他的读者。

许多语义学者 (semanticists) 主要将这些视角应用在字词、短语和句子的层面。他们会问作者选择了哪个词？短语或句子的结构与含义有怎样的相关性？某段表述语言学以外的因素对其含义有怎样的影响？³⁸ 然而在这本书中，我们将用这些范畴来研究旧约的叙事，叙事的系列以及旧约中的某卷书。我们会问通过纵聚合、横聚合以及语用的角度使我们对旧约叙事的原初含义有了怎样的理解。

纵聚合角度

纵聚合角度通过将某一表述与其他可能的表述相对比，来分析其原初的含义。作者选择说了什么，选择不说什么？含义被视为与这种选择密切相关。从单个字词到整个对话，作者在写作的过程中通常都会作出选择。找出那些他们最后决定写下来的，以及他决定不去写的，这将确定他想要表达的含义。

一个特定字词的含意必然是通过与作者词汇库中其他字词的比较而被作者确定的。³⁹ 人类语言提供了大量的字词可供我们选择，但为什么我们在表达时只选定某个字而非其他的？有时这种选择是随意的，但常常这种选择是出于我们所感受到的词语之间的差异。这种差异主要分为两类：词意 (denotation) 和色彩 (connotation)。⁴⁰

通常我们选择一个词而不是另一个是因着所选择的词代表着我们想要去表达的概念。如果我想告诉家人我去了超市，我一定会说“我去了商店。”而不会说，“我去了电影院。”为什么？因为“商店”涵盖超市的概念，而“电影院”却没有。我们不会把一顶帽子叫作“书”，也不会把一辆汽车叫作“圣诞树”，除非我们使用某种特别的修辞法 (figure of speech)，我们绝不会选择一个与我们想要表达的概念不同的词。

有时我们选择一个字而非另一个词是因为其词意的优势 (denotative advantage)，比如“商店”一词可能太模糊，它可指服装店，百货大楼或汽车 4S 店。与其说“我去了商店”，我可能会选择说“我去了便利店”。与之类似，在某些场合我们可能更愿意说“海洋”，而不是“水”；更愿意说“女儿”，而不是“孩子”。这是因为所选择的这些词更加与我们的目的贴近。某个词词意的优势可以是具体或模糊的，这取决于这个词的广度。⁴¹ 这并不影响我们按照词意的优势来选择用什么词。

37

38

39

40

41

其次，我们也会出于词的色彩来选择用词。词语的色彩有数不清的类型，⁴²但其感情色彩常常发挥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官僚”、“政府官员”或“公仆”这三个词的差别在哪里呢？它们的原意可能是一样的，但其感情色彩却有很大差异。⁴³我可能会说我自己“坚定”，而另一个人却很“顽固”，甚至有些人我们会说他是“倔驴”⁴⁴。这让我们再一次看到我们对词语的选择会基于它们的感情色彩。

旧约叙事的作者也是因为词语的词意和色彩来选择用词的。让我们来考察关于巴别塔叙事中的一句话：“耶和华降临，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创 11:5）。当作者摩西说神“降临”（yrd）时他想表达什么意思？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其他可供选用的词语中找到线索。比如为什么他要说“降临”（yrd）而不是“上升”（‘lh）？很明显他想要表达一种向下的运动。为什么他说“降临”（yrd）而不说“来临”（bw’）？用“来临”（bw’）一词应该说可以完全表达摩西的意思，因为读者都知道上帝住在高天之上。然而摩西却选择“降临”（yrd）一词，这是因为它词意的特定性。最后，“降临”（yrd）这个词也因其感情色彩而被选中。在前一节中，摩西告诉我们巴别塔塔顶“通天”（创 11:4），很可能是出于对其高度的讽刺摩西选择了“降临”（yrd）一词。世人建造巴别塔认为可以通到天上，然而这塔对耶和华而言仍是他“降临”之处。⁴⁵

意识到作者在用词时可以作出的选择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他们想要表达的意思。我们必须考虑到相关的反义词（antonyms），同义词（synonyms），换喻词（metonyms）等，才能明确他们所使用词语的含义。⁴⁶通过研究作者对词语的选择我们将获得对经文更深的理解，正如提瑟顿（Thiselton）所说，“如果释经者不知道作者可能在用词上有着怎样的选择，他就无法理解作者的措辞对经文的含义有着多么大的影响。”⁴⁷

在本书中我们将针对较长篇幅的经文单元采用与以上类似的角度来评估经文的原初含义。在终极含义上，唯有圣灵才决定了旧约叙事的含义是什么，但从有机默示（organic inspiration）的观点出发，⁴⁸我们必须提问说人类作者选择写下什么并略去什么，从而更加清晰地理解经文的原初含义。

福音派基督徒常常对旧约作者所作出的选择不加考虑，他们会说“他们把那些事件写下来是因为那就是事实。”这种说法无疑是正确的，然而旧约作者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描述同样的事件，与此同时不会影响所报道事件的真实性。⁴⁹报道什么，强调或不强调什么，略去什么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出于他们的选择。

42
43
44
45
46
47
48

如果某个作者描写一个人在一条路上行走的场景，他会有多少种选择呢？他可以告诉我们年月日和时刻，可以报道州名，城镇名或街道名，可以选择描写天气及路况，以及与这个人同行的人和没有与他同行的人，作者还可以描述这个人的外貌、衣着、步态，也可以着重描写他的目的、思想或感情。当然鉴于作者所能获取到的信息，他必然会排除了一些选择，然而这些被排除的和其他的选项仍是这位作者在描写一个人在路上行走所面对的，即使这个场景如此简单也是如此。对于在描写某个叙事或某卷书的旧约作者，他们面对着更多的选择。当旧约作者需要作出这么多的选择时，他们是如何决定在他们的叙事中保留某种选择的呢？答案是他们也是基于词意和色彩来进行选择的。

旧约叙事背后有着作者特别的设计，从而来传达某些特定的信息。作者会写下那些特别的内容，从而引发读者的思考。比如为什么撒母耳记的作者写下“孩子撒母耳渐渐长大，耶和華与人越发喜爱他”（撒下 2:26），而不是“撒母耳有十二岁了，身高大约五英尺”？为什么士师记的作者告诉他的读者“伊矶伦极其肥胖”（士 3:17），而没有说这个王“蓄着胡子”？很显然旧约叙事的作者希望读者去思考他们所写的这些内容，而不是其他的。旧约叙事所作的选择通常是基于作者希望表达出的观念。旧约作者也会基于意图去渲染的色彩来选择写下或略去的内容，写撒母耳的好名远扬是要突出作者对撒母耳的赏识以及对以利儿子们的蔑视，对伊矶伦肥胖的描写是在嘲笑这位王。

在接下去的几章中，我们将着重于旧约作者所作的选择。我们需要问这些作者选择写下什么，他们并没有把所能写的一切都写下来，他们在给出一些信息的同时也略去了另一些信息，对这些选择的关注将让我们能够旧约叙事的含义有更深入的认识。

横聚合的角度

探寻经文原初含义的第二个角度是横聚合的角度，即文本中一个词是如何在与其他词关联中被使用的。关于这个概念，索绪尔如此说：

在对话中...诸多词语具备着某种关系，这是因着语言将词语连接在一起的线性本质...一个词具备了某种含义这唯独是因为这个词相对上文或下文或同时相对于两者的关系。⁵⁰

通常横聚合型的上下文决定了作者所要选用的词语，与此同时这也导致了同样的词语具有了不同的含义。⁵¹词语所在的短语、从句或句子决定它的含义。比如对于介词“之上”而言，如果我问你，你现在所读到的这些文字是在这一页“之上”，还是“紧接”于这一页时，你显然会看到“之上”与“紧接于”这两个词有着非常不同的含义。但如果我们改换一下与这两个词配搭的横聚合语境，比如有人提问“你住在哪里？”我会回答“我住在威基沃湾路‘上’。”在这个语境中，“之上”与“紧接”同义。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之上”这个词的含

49
50
51

义受到了其横聚合语境的影响。（编者按：“之上”一词的英文在此与“在…上”是同一词，都是“on”，作者所举的这个例子在英文语境中才能被读者完全理解。作者所举两例：“Is the words ‘on’ this page?”和“I live ‘on’ Wekiva Cove Road.”对于这两句话用“next to”[紧接于]来替换“on”将会产生完全不同的效果）

大范围的上下文也对一个词的含义产生影响。⁵²有时整个段落或对话也可以帮助读者获取某个特定词语的含义。比如我们在一段文字中使用了“满座”（Full house）一词，它很可能来描述在一个朋友家的晚会，说明他家里有许多人，然而如果我们将这个词用在一个描述扑克牌局的段落中，它可能指一种称为“满堂红”的扑克牌的组合。

对于旧约叙事也是同样。一个特定词的含义在一个段落中可能因为与其配搭上下文的不同而不同。一个突出的例子在撒下 7:1-16 中“家室/殿宇（byt）”（house）这个字用了八次，但它至少有三个不同的含义。当这个词指向“宫”，是指大卫的宫殿（1, 2 节），然而它也指向的“圣殿”（5, 6, 7, 13 节）和大卫的“王位”（11, 16 节）。我们如何才能区别这些不同的含义呢？在此我们需要通过这个词横聚合语境来进行含义的区分。如果上下文谈到大卫所住的地方，那么“byt”一词就指向大卫的王宫，上下文谈到大卫或所罗门建造“byt”，那么这个词是在指向上帝的圣殿，如果上下文是关于上帝启示大卫关于未来的事，那么“byt”一词是在指大卫的王位。不同的横聚合的语境是我们理解某个词相关含义的线索。

在接下来的几章中，我们将通过研究旧约叙事内容的安排来考察横聚合语境在比较大范围的经文层面上对含义形成的影响。当我们考察某个叙事内容的结构安排时，我们就能更多地发现叙事原初含义的线索。

不幸的是，许多福音派信徒没有看到旧约叙事安排组织的重要性。我们常听到有人说“随着事件的进展，叙事就自然而然地被组织在一起了。”无疑历史性的事实限制了圣经的作者，他们既不会虚构也不会歪曲事实。然而旧约作者会在叙事中以许多不同的方式将同一系列事件重新组织起来，有时旧约作者是按照历史顺序，有时他们也会打破这种顺序。叙事既预示事件未来的发展，同时也对之前的事件进行了整理和总结。有些叙事以对称的方式来安排情节，而另一些则没有采用对称的方式。有的叙事动作强化剧情的张力，而也有的缓和了剧情张力。旧约作者正是通过诸如此类的方式来组织安排叙事的。

当我们探索旧约叙事的原初含义时，我们需要关注于旧约作者组织内容的方式。我们可以通过横聚合的语境来探讨某个叙事、一系列叙事和旧约的某卷书。

语用的角度

索绪尔对言语和语言的区分让我们获得了另外一个评估文本含义的重要的角度：语用语境。近年来，人们越来越多地转向对语言的语境的关注。显然，对于某段表述除了语言本身之外，还

52

有其他的因素对其含义产生着影响。作者与读者的处境对于某段表述的含义发挥着极为关键的作用，含义不但取决于文本内容纵聚合或横聚合的安排组织，也同时取决于其语用语境，这是一种语言学以外的影响因素。⁵³

语用的角度是一个内涵广泛的因素，它通常包括了文本的历史性和文化性背景。一段表述的含义会因其发生地点和时间的不同而不同。“正餐”（dinner）这个词在新英格兰指一天的第三顿饭，但它对于美国最南方的几个州来说通常是指中午饭。即便在相同的地点和时间处境中，一个词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中仍可有不同的含义。在美国“我要去法院（或作院子）”（I'm going to the court）这句话可能是指说话人打算去某个地方去打网球，也可能是指说话人要去专门进行法律审判的地方。一个词如果离开了横聚合的语境，判断这些它唯一的办法就是要确定它们的语用语境。

语言学以外的语境还包括了表达所要针对的目的。以一个祈使句（imperative）的含义为例，神学生通常认为祈使句的动词总是表达着一种命令。在许多情况下确实如此，当上帝发出有关道德的教训时，那种祈使句显然就是关于诫命的（出 19:10）；当一个国王告诉他的臣仆要去某事时，他所使用的祈使句也是关于命令的（撒下 11:14-15）。然而在某些语用的语境中我们明显地发现祈使句并不总是在表达一种出自权威的命令。当一个敬拜者以祈使句来向上帝祷告时，就是一种祈求（imperative of entreaty）而并非命令（诗 51:10）。⁵⁴

当我们考察一位说话者的思想和他语法表达之间的关系时，我们会发现语言学以外的因素发挥着非常重要的因素。福音派信徒常常都有一种错觉，会以为一段文字所采用的语法形式对应着作者的意图。⁵⁵例如如果作者要告诉我们某个事实，他就会用陈述句；如果他要提出问题，他就会用疑问句；如果他想告诉我们当做什么，他就会用祈使句。

然而经过思考我们会发现逻辑与语法并非永远都是一一对应的。⁵⁶作者的思想与他文字表面所采用的语法并非直接对应。通常一段文字的语法会与作者的意图紧对对应在一起，然而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某个陈述句或疑问句也可能表达命令，而某个祈使句也可能是在陈述一个事实。

例如“这里很冷”这句话有着怎样的含义？初看它似乎是在描述气温。然而当这句话配合适当的语用语境后，我们就会对其有完全不同的理解。比如说话者是一位病人，这句话就可能表达了一种他对来自于他人同情的渴望，我们可以把它等同于“帮帮我，我发烧了。”如果说话者是一群学生，他们刚走进教室便作出这样的表达，那么他们的意思很可能是说“请调高温度！”如果有人炎炎夏日说出了这样的话，他很可能是在说一句反话，实际上他是要表达“这里真热。”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种变化呢？这是因为某个表述的含义不仅由表面的语法结构所决定的，而对语法的解读需要考察非语言学因素与说话者的意图。

53

54

55

认识旧约叙事需要我们对经文的语用语境的关键作用加以关注。如果假定圣经作者的思想 and 他们的语法表达之间是严格对应的，我们就必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大多数旧约叙事并没有进行道德和神学原则的教导，因为毕竟大多数旧约经文只是在陈述事实。然而某个表述其表面所采用的语法形式并没有完全表达出它的含义。⁵⁷旧约的经文的确将大量的事实告诉了读者，然而除此以外经文还传达出了更多的信息。经文还有很多含义的层面是在其表面语法之下的，只有通过对叙事语用语境的考察才能够发现它们。

我们可以用沙得拉、米煞、亚伯尼歌的叙事（但 3:1-30）来作例子，从表面上看这个叙事只是报道了一个事件，作者的文字除了陈述事实以外，并没有表现出其他的迹象。然而如果我们考虑到这个叙事原初读者的语境，他们正处于被掳的境地中，因此我们会看到这个叙事传递了比表面事实陈述更多的内容。其中之一，我们会发现这个叙事试图引导读者在对上帝的信心去面对生活，它向被掳之地的年轻一代灌输着勇气和自豪感，激发他们的信心，并献上了对上帝的赞美，然而这些含义层面没有一个是通过语法形式被显明出来的，可是当我们考虑到这个叙事原因时，我们就对其原初含义有了近距离的感触。

旧约叙事有着多重的目的。我们在本书后面的部分中会更为细致地探讨它们的语用语境。到目前为止我们清楚地意识到要了解这些经文的原初含义，我们必须超越其字面的意思，去作更多层面的探讨。我们需要去考察叙事写作的处境，并找到写作这些叙事的原因。

总结一下，我们通过三个角度来考察文本、作者和读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即纵聚合角度（作者选择写下的内容）、横聚合角度（作者组织内容的方式）以及语用语境的角度（作者写作的原因）。当我们将这些角度应用在对旧约叙事解读时，我们对叙事的原初含义便能有更深入的理解（见图 12）。

纵聚合角度（写了什么？）横聚合角度（如何组织的？）语用角度（为什么写这些？）

文本 作者 读者 原初含义

图 12 认识原初含义的三个角度

多重总结

我们都知道只有一个大西洋，这是一个独立的客观事实。然而这个单一实体却是通过无数的成分复杂组合而成的，其中有各种各样的化学分子、动物、植物和其他数不清的事物，它们共同构成了大西洋。对于这种复杂性我们无法作出一种详尽的描述。因此，阐释大西洋最好的方式便是从众多不同的方面来对其进行描述。

56

57

之前我们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旧约作者为其读者写下了单值且逻辑一致的文字，因此每段经文都有一个原初的含义。然而经文的单值性却不意味着含义的直白，旧约的作者、文本和读者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发生着互动，从而影响着经文的原初含义。这种互动关系的复杂程度我们可以通过纵聚合角度、横聚合角度与语用角度的解读方式有所认识。因此在我们对旧约叙事的研读中，我们将会对其原初含义作出多方面的总结，这是作法是非常合宜的。

有一次一位学生向我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哪本解经书能向我解释出埃及记的真正含义？”我对这个问题有些惊讶，然而我尽量给他了一个答案，“对于这卷书有很多很好的解经书。”

“但它们所说的都各不相同，”这位学生回答说，“我想知道哪一本解经书能够毫无遗漏地告诉我出埃及记的真正含义。”

在这里我看到这位学生有一个严重的误解。没错，每段经文有一个逻辑一致的原初含义，但这与对某本解经书能全面地阐释其原初含义的期望完全不同。我们需要写下多少页的内容，才能对十诫作出完全正确的论述？对于以色列人过红海的原初含义，是否有某本释经书能够给出最终的结论？对于这样的问题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旧约叙事的经文是如此丰富，任何一本解经书相对于这些叙事的深奥含义来说，所作的不过是一些表面皮毛的讨论而已。

许多福音派信徒过度简化了旧约叙事的原初含义，认为“这段经文的含义正如我所理解的。它只有一个含义，所以它不可能指向其他的内容。”如果我们都采用这种态度，我们很快便将停止对经文的探讨，无法对其作出任何有价值的深入研究，因为我们自以为找到了唯一合理的解释。

然而旧约叙事的内在复杂性使得对其的探讨成为一个持续的过程。我们或许可以发现原初含义的某些方面，但总会有更多的层面有待我们发现，即使我们穷其一生来探索旧约叙事的内涵，也永远无法透彻完美地认识这些经文的含义。

在开始探讨旧约叙事时，我们要记住它只有一个原初含义，但我们仍可以对这个含义作出的许多合理的总结。通过仔细的研究，我们可以排除那些对经文不正确的认识，并同时得到许多合理正确理解。我们的目的不是给出一个关于叙事原初含义唯一正确的描述，而是集合各种对经文合理的描述。

在本书接下来的内容中，我们将学习如何对旧约叙事作出多方面的总结。从第六到第九章我们将着重强调*内在的总结*（intrinsic summaries），这种总结主要针对文本中的人物、场景和结构；从第十到第十二章我们会把注意力转向*外在的总结*（extrinsic summaries），我们会特别来考虑作者的因素以及他们期望在读者身上达成怎样的目的。旧约叙事的原初含义是一个复杂的整体，没有哪一种总结能完全表述它。我们必须学会对其进行不同侧面的总结，如此我们才能对旧约叙事有更为深入的理解（见图 13）。

纵聚合角度、横聚合角度、语用语境 文本 作者 读者 原初含义复杂的整体
众多合理的内在、外在总结
图 13 原初含义的多重总结

结论

在本章中我们介绍了探索旧约叙事含义所采用的基本方法。研读旧约的目的是为了发现它原初的含义，即文本在其作者和原初读者处境中的含义。这个含义曾经是确定的，它是独一的，并且也是其他所有诠释的规范。然而我们要意识到作者、文本和读者之间有着复杂的互动关系，因此我们要通过纵聚合角度、横聚合角度以及语用角度对经文加以考察。掌握了这种对旧约叙事多重总结的方法，我们便能对这些叙事在当初上帝赐给他子民时的含义有所看见。

复习问题

1. 描述经文含义的多值性观点？对于经文含义的多值性观点，古代和现代的观点有着怎样的不同？
2. 描述经文含义的单值性观点？列举一些这种释经观点的历史根源？
3. 对于这一章所介绍经文的“原初含义”、“圣经阐释”、“合理应用”和“完全值”的概念，你是如何进行区分的？这种区分与新教传统上对释经的关切有着怎样的一脉相承？
4. 为什么说对于旧约叙事“一个原初含义—多层面的总结”的概念有着非常的重要性？
5. 在受造物的层面对经文原初含义的控制因素有哪些？如何区分考察经文原初含义的纵聚合角度、横聚合角度以及语用角度？

应用练习

1. 针对创 1:1-2:4 这段经文，对比某本年代比较久的解经书与年代较近的解经书。关注不同的释经者对经文的原初含义、圣经阐释以及合理应用各自有着怎样的关注。
2. 针对创 1:1-2:4 这段经文，对比某本年代比较久的解经书与年代较近的解经书。释经者是否对于经文、文本和读者给予了就较多的关注？如果释经者对他们关注的层面有所拓展，可以对他们的释经有怎样的助益？
3. 针对创 1:1-2:4 这段经文，对比某本年代比较久的解经书与年代较近的解经书。不同的释经者是否较多关注了经文的横聚合，纵聚合以及语用语境的因素？通过对这三个角度的关注，你能否对他们的解经方式作出某些弥补？